

郭洁敏◎著

软权力新探： 理论与实践

New Exploration of soft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郭洁敏◎著

D033
89

软权力新探： 理论与实践

New Exploration of soft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D033
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软权力新探:理论与实践/郭洁敏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0-0517-2

I. ①软… II. ①郭… III. ①权力-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1755 号



软权力新探:理论与实践

著 者: 郭洁敏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517-2/D·272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言

..... (1)

第一章 软权力的基本认识

..... (9)

第一节 软权力的概念和定义 (9)

第二节 软权力的本质及特点 (22)

第三节 软权力的作用与意义 (35)

第二章 软权力的历史演进

..... (43)

第一节 历史追溯:软权力的隐性年代 (43)

第二节 权力变幻:软权力的当代发展 (54)

第三章 软权力的形成条件

..... (66)

第一节 文化的先进性蕴含内在感召力 (66)

第二节 国家的繁荣度构成外在吸引力 (79)

第三节 媒介的现代化增强文化传播力 (89)

第四章 软权力的发展规律

..... (102)

第一节 宏观视角:软权力盛衰的动态性 (102)

第二节 微观分析:软权力维护的诸原则 (121)

第五章 软权力的现实问题

.....	(138)
第一节 西方语境下的话语权不平等	(138)
第二节 信息权力兴起与非传统安全	(151)
第三节 软权力的边界及其运用准则	(167)

第六章 软权力的未来趋向

.....	(182)
第一节 新时期国际软权力竞争态势	(182)
第二节 “文化制高点”的历史演进	(194)
第三节 国际“权力正和”的可能性	(203)

第七章 对我国软权力构建的思考

.....	(216)
第一节 和平发展毋庸回避国际权力竞争	(216)
第二节 文化的软权力化:从资源到力量	(227)
第三节 中国的未来:道义、力量和国际贡献	(240)

第八章 软力量研究:从概念到理论

.....	(262)
-------	-------

参考文献

.....	(277)
-------	-------

后 记

.....	(281)
-------	-------

绪 言

20 多年来,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许多曾经使人眼睛一亮的时髦概念和理论,或昙花一现,旋即失去了生命活力;或偏于一隅,没有激起多少思想浪花。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问世以来,却始终是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同时成为世界众多国家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之一。这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2011 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该刊特约编辑、塔夫斯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W.德雷兹纳题为《如何应对 2012 年大选》的文章,登载了一批他约请国际关系领域高级智囊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开出的“助选”阅读书目,其中约瑟夫·奈有关软权力的著作似乎最有人气。^①

追根溯源,软实力论诞生于一场有关“权力”的论争。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霸权地位动摇,正在走向衰落的大辩论。针对保罗·肯尼迪等的“美国衰落论”,约瑟夫·奈奋起反击,认为美国的权力本质及其构成只是发生了变化,即要从新的软权力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权力地位等。尽管软实力早就“隐性”地存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一些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在阐释“权力”概念时亦有涉及,如认为国际权力既有物质层面的内涵,也有非物质层面的内涵等,但是明确地将“权力”分

① 参见《约瑟夫·奈谈自己的“软实力”》,《文汇报》2011 年 9 月 5 日。

为“软权力”和“硬权力”,约瑟夫·奈乃是第一人。

约瑟夫·奈将“软权力”从权力概念中抽出,同硬权力一起作为国际权力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从而鲜明揭示了冷战后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内涵,并同政治、经济一起构成了认识和分析当今国际关系的三维视角。这无疑是国际权力理论的新发展,对新时期国际秩序的构建等都不无裨益。

然而,由于约瑟夫·奈的初衷是为美国的外交战略出谋划策,囿于一种“政策学”的角度和立场,所以未免显得政治性有余而学术性不足、实用性较强而理论性薄弱。在其后的一系列著作中,约瑟夫·奈不断对这一概念的来源、内涵、特点等进行修正补充或细化完善,竭力自圆其说,但是毕竟先天不足,其软权力论依然留有不少“空白点”或“模糊之处”,包括一些逻辑方面的问题。为此,一些西方学者指责其“自相矛盾”、“过于肤浅”。例如,布兰德利·沃麦克认为,“尽管软权力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其内涵是从歌星艾尔维斯和好莱坞到美国之音的大杂烩,作为硬权力的替代品在诱使其他国家顺从方面并不能令人信服”^①。

当然,软权力的研究阐释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软权力的抽象性和隐蔽性决定了对其认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多面性。例如,它难以像硬权力一样进行量化分析等。不过,约瑟夫·奈在系统分析方面也非常欠缺,如什么样的文化可以构成软权力;软权力构成发展需要哪些条件、有着哪些规律;它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未来目标指向哪里等,都没有明确的交待。所以,严格地说软权力论尚未形成学理上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层次,它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

为了进一步推进软权力论的理论完善,必须从根本上对其进行研究探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① 转引自《“软权力”评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9期。

第一,软权力是什么?

这一问题貌似简单,其实需要认真厘清,它关系到软权力建设到底“干什么”和“如何干”的问题。权力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核心概念,尤其在现实主义学派理论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①;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而不是静态的所有物,它是多形态的、流动的、变化的,是一种针对行动的行动^②。软权力概念应考虑它的权力属性及其特点,即它是一种“关系性权力”,既有“施动者”,也有“受动者”。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缺乏软权力构建中应有的“他者”意识,从而导致一些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偏离权力实施对象,“无的放矢”,因而收效甚微的问题。

第二,软权力如何构建并发展?

约瑟夫·奈在提出软权力概念时,比较笼统地阐述了软权力靠吸引力影响“他者”行为并实现自己目的的观点,其中并没有对什么样的文化可以构成软权力、是否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转化为软权力,以及文化的软权力化需要什么条件,又有哪些发展规律等作出具体说明。或许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软权力大国不需要解答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软权力已经炉火纯青,没有“建构”和“提升”的必要,只管运用一切手段将“美国价值”、“美国方式”向全世界进行推广就是。然而我国作为一个软权力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如何快速有效地推动软权力建设,以应对新时期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环境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将它们搞清楚。前一段时间我国学术界出现的对软权力构建中到底文化力,还是政

^① 转引自韩铁鹰:《国际关系中的软权力》,新华网 2009 年 3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9-03/09/content_10974767_3.htm。

^②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4 页。

治力占主导地位的争议等,便是这一现实状况的反映。

第三,软权力构建发展中的问题

约瑟夫·奈始终强调软权力是一种无形的、非强制性的力量,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①。由于长期以来“国际话语体系”一直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现行的国际制度亦基本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国际主流话语均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声音,它们在事实上发挥着对国际事务和历史事实的“引导”作用,这无疑使得世界诸国的软权力竞争从一开始就缺乏一个公平公正的话语平台。

另外,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是根据美国经验和直接着眼于美国外交战略的产物,其理论抽象不是建立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所以它缺乏较为严密的理论逻辑性。比如,软权力的问世意味着国际权力竞争方式的进步,它开辟了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然而要是违反了软权力运用准则——非强制性的话,是否为霸权主义开辟了一条的“成功之道”?换言之,是否能将运用原则来作为衡量软权力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些都是软权力论从概念上升为理论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

第四,软权力的未来发展趋势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国际权力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横向转移和纵向扩散。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已不足以诠释新时期一个由共同利益驱动的国际关系的现实。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软权力论,具有两种未来走向。一是作为“工具论”,根据国际现实的需要,同硬权力结合起来,尽力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目的。如约瑟夫·奈 2006 年 1 月在《外交》杂志上

^① Joseph S.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5, No.2, 1990:177—192.

发表题为《重新思考软权力》的文章,认为“单独依靠硬权力或软权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权力’(Smart Power)”^①。二是将“权力正和”作为软权力的高级阶段,尽力推动国际权力的博弈从“零和”转向“正和”——追求“双赢”、“多赢”(即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体的利益有所增加)。当然,这首先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大环境。就终极目标而言,软权力发展不应只是为了本国利益追求“武力达不到的目的”,而应该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

第五,我国如何进一步推动软权力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初软权力引进我国后,受到举国上下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一是它体现中华传统根深蒂固的“王道”思想,二是其符合我国新时期的和平发展战略。多年来,这方面的著述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很多成果被吸收于政府的相关政策,运用于一系列相关的实践活动。然而,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国家形象、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等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大大增加,如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国际公共物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等。

面对21世纪的国际形势、国际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软权力研究,尤其是对它的本质性和规律性东西的研究。因为“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只有在客观分析、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行之有效地将它推向前进,并取得良好效果。中国政府继2005年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之后,又于2011年9月推出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郑重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给出了令人信服的“中国答案”,以及对中国核心利益进行了清晰说明,即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

^① 转引自“巧实力外交”,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1817.htm>。

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然而,这一纲领性文件如何指导具体实践,并取得“他者”的理解与认同等,都同我国的软权力建设紧密相关。

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开始融入国际体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既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又是国际体系变革和转型的推动者。作为正在成长的全球性大国,有责任有义务回答世界的疑虑,如中国将走向哪里?它将如何追求国家利益,同时又将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等。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对外部世界更多的是接受、加入和适应,现在到了需要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的视角,并进一步作出中国的贡献的时候了。

为此,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与这个错综复杂、长期处于“零和”状态的世界共舞,我们准备好了吗?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曾经是举世瞩目的文化大国,但是面对当今的世界,如何激活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使之“软权力化”,并成为我们的“成功之道”,这是一个十分关键而现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度兴起“文化热”,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主动姿态进行文化交流”的口号,主张积极发展文化产业,输出文化产品,然而文化影响力并不一定同文化产业或文化传播的推进成正比,有时适得其反的事例也是存在的。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和看待这个万花筒似的世界,了解“权力在世界上是怎样运行的”,同时,也要坦然正视中华文明的优势和弱势,深入探讨当代中国文化如何为世界认同,怎样占领文化制高点,并如何争夺“他者”心灵等。这不仅是一个实践中不断摸索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在思想理论上进行“顶层设计”的课题。

软权力建设是一项涉及广泛、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事业,它不是呼呼口号就能如愿以偿,也不能以搞运动的形式,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于一时。事实证明,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志并非仅仅着眼于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产业的比重等,只有在科学了解软权力

发生发展的条件和规律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不断创造条件、遵循规律,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才能提高国际话语权。我们无需回避国际权力的竞争,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谁也不是观众,不表演也在表演,何况当今的国际社会,并非以“洁身自好”作为好恶标准,而是以求得认同、获得支持(或票数)为“成功之道”,有时“一枝独秀”反而成为批评对象,如被指责不承担国际责任等。在某种程度上“谁拥有了话语权,谁就有了真理”。

全球化时代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亦是过去几千年从未有过的,这无疑对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及挑战。不可否认,作为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之一,中国在吸引他国追随、改变对方立场,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提出议题、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等方面的能力还是很欠缺的,当代中国文化亦未能具备全球性的辐射力,如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和谐世界”理念,加快参与世界和融入世界的步伐,然而一些国家感受到的却是中国外交在转型过程中“咄咄逼人的态势”。另一方面,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在理论建构上的欠缺,给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软权力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得软权力研究更加见仁见智地多样化发展。然而,从国际权力角度研究软权力这一最本原最直接的方法不能忽视。对于国际权力,不能用老眼光一成不变地看待,要在了解和认识它在新时期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升级”传统的权力观或对它拥有“新思维”。

软权力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众多学科,包括国际政治、文化、哲学、社会、历史、管理、传媒等,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我国学术界在软权力研究方面那种文化学者只关注文化重建问题,经济学者只关注文化产业问题,政治学者只关注文化霸权问题等的“各自为政”现象虽然已有很大改观,但是这方面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依然不多见。本书在迄今为止相

关成果的基础上,重在从国际权力角度探讨软权力的特点与本质、它发生发展的历史机遇、所必须的条件、所体现的规律,以及现实中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的软权力构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和思考,在方法上力求科学性和客观性,因为只有真实地了解世界和认识自我,才能准确地找出问题的所在以及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任何回避的态度或用主观意愿进行曲解的行为只能是自欺欺人,事与愿违。

第一章

同等非共“代类”非“代类”

软权力的基本认识

软权力的界定,虽然有着诸如“军事力量以外的其他一切力量都是软权力”等比较宽泛的看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将约瑟夫·奈的界定作为权威解释。

作为一个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来界定这个单词的。他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1990)等一系列著述中认为,软权力是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当一个国家让其他国家自愿要求该国所希望的东西,那么就发生了“软权力”。

软权力的核心应是以价值理念为主的文化力,其本质是对人的“心灵争夺”。软权力的评估需要综合考量。因为它的抽象无形,使之很难像军事力量、经济发展那样,可以直接地、精确地利用数据指标等进行量化分析,以及测算和评估。

软权力的问世及其倡导,意味着国际权力观的进步,亦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一节 软权力的概念和定义

软权力的概念和内涵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严谨词语的词义及其对象所指是认识事物的前提,亦是一切思维和逻辑的起点。

一、“软权力”和“软实力”并非等同

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自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我国后,中文至少有四种译法,即“软权力”、“软实力”、“软力量”、“软国力”。一般认为,这是中文语言的丰富性所致,它们仅仅是译法的不同而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或者只是译者和使用者的个人偏好而已。例如,张小明认为,“在已有的中文著述中,‘power’一般被译为‘权力’,‘soft power’也应该相应地被译成‘软权力’,而且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是使用‘软权力’这个译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译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外来词常常找不到十分准确的中文对应词,‘power’和‘soft power’就是如此,我们没有必要断定哪一种译名是最准确的,每一种译法只能做到相对准确”^①。

然而,严格地说,除了“软力量”较为“中性”,具有涵盖面广,可以替换其他几种译法的功能外,“实力”和“权力”是各有特定含义的。据商务印书馆的《汉英词典》(2010年版)解释,“权势”翻译为“Power And Influence”,“权力”翻译为“Power; Authority”,而“实力”则翻译为“Actual Strength; Strength”。即“权力”和“权势”是同一概念,内含权力的拥有者、权力、权力载体、权力行使对象等不同要素,形成有关权力的一个动态关系链,而“实力”与它们不同,仅指事物本身具有的品质和特性,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概念,即“实力”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是一种静态的“力”。

因此,在“实力”和“权力”这两个不同概念上产生的“软实力”和“软权力”也不会是等同的,尽管“实力”是“权力”的基础,两者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也就是说,“软实力”和“软权力”虽然有着同出一源或者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但是实际上它们并非等同,并具有不同的目标对象。

^① 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

相对于软实力,软权力主要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性权力”,具有“外向性、压制性和相对性特征”,有着影响力的“施动者”和“受动者”,是“涉他”或“涉外”的,即它的效果要从对象或受众的身上体现出来。每个国家都具有对内对外的“软性”实力,如与物质生产力“硬实力”相比的精神生产力(软实力),但不一定都能转换为“权力”。权力存在于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中,无论是精神产品还是物质产品,只有在进入同“他者”的关系,并将实施“转化”的“意愿”注入其中,使“他者”接受或认同,才算激活了其附带的“权力”功能,使原本静态状的“实力”转化为动态的“权力”,即出现施众所向往或想要的结果。如国际话语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要使自己的“声音”被广泛地听取。也就是说,“衡量一个国家的软权力,取决于这些国家改变与指导其他国家行为方式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与其他国家的较量中使用国力及潜力的意志”^①。

由于“实力”的范围比“权力”宽泛得多,所以本来仅限于国际政治范畴的“软权力”同“软实力”的界限被模糊后,它的外延越来越扩大,这似乎大大淡化或降低了人们对其作为“权力”的本身的关注。例如,我国普遍使用的“软实力”概念,几乎成为社会各个领域、国家各个部门的战略目标。如“区域软实力”,指在区域竞争中,建立在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人力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区域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②在新闻媒体上,除了“文化软实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等衍生概念外,还出现了“政治软实力”、“军事软实力”、“企业软实力”、“思维软实力”等提法,以及

①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刘晓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② 马庆国、楼阳生等:《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中餐也是软实力”、“城管拜年体现软实力”等新闻标题,这显然泛而化之了。尽管对各级政府部门乃至各行各业来说,将提升“公信力”、“凝聚力”、“创造力”,以及“服务力”等“软实力”作为追求目标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同约瑟夫·奈作为国际权力观承继的软权力论显然不在一个层面,如将“中餐”等同作为“通过让他人做自己想让其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软权力相提并论的话,实在距离过于遥远。

确实,软权力的产生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即先有“实力”,后有“权力”,“实力”和“权力”紧密相关。一个拥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具有软权力,即它更能在国际关系中通过对国际机制的影响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发挥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这同刻意谋求“国际权力”还是不同的概念,何况“实力”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权力”一定同步发展,尽管它们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区分“软实力”和“软权力”,并非小题大做,吹毛求疵。首先,能够更好地认识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如这一国家相对而言是外向性的还是内省性的;是注重谋求权力还是实现自我提升等。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多的是从国际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有着强烈的“美国特色”——“外向性、压制性和相对性特征”^①,即意在谋求对世界的主导权,通过价值观念的输出等实现“不战而胜”,达到军事力量等达不到的目的,它的“工具性”或者说实用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

我国“拿来”这一理论,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平崛起战略,力图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提升我国的国家凝聚力和亲国际力。相对而言,它侧重于提升自身的实力,具有“内省性”和“内向性”特点,目的是减少误解、消弭冲突,开创良好的国际环

^① 刘杰:《中国软力量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研究》2006年第2辑。